

《舞经》中记载：情动于中故行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舞
之足蹈之……

舞 者 甄 零

文
俊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舞者甄零

文俊 著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者飘零/文俊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9

ISBN 978-7-80173-806-6

I. 舞…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0357 号

舞者飘零

作 者 文 俊

责任编辑 潘建农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15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06-6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舞者飘零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舞 者	/1
第二章	长见识	/8
第三章	神话的往事	/16
第四章	基础的基础	/23
第五章	居然受伤了	/32
第六章	兄弟无嫌隙	/39
第七章	考试那天	/45
第八章	偏门的剧目	/53
第九章	舞 意	/60
第十章	文 斗	/67
第十一章	武 斗	/78
第十二章	处 分	/87
第十三章	跳舞不是问题	/93
第十四章	问题在于感情	/100
第十五章	全国学校舞蹈比赛	/108
第十六章	为什么要抛下我	/119
第十七章	舞 经	/126
第十八章	美 国	/133
第十九章	为了钱……	/140



舞者

者
飘
零

WUZHEPIAOLING

舞者飘零

第二十章	苛刻的条件	/148
第二十一章	三次比试	/156
第二十二章	真正的目的	/166
第二十三章	新的生活	/174
第二十四章	谈情说钱	/184
第二十五章	钱和命相连	/192
第二十六章	出轨	/199
第二十七章	在情人节分手	/208
第二十八章	舞之道	/218
第二十九章	飘零	/225
尾 声		/233

>> CONTENTS

148	苛刻的条件	第二十章
156	三次比试	第二十一章
166	真正的目的	第二十二章
174	新的生活	第二十三章
184	谈情说钱	第二十四章
192	钱和命相连	第二十五章
199	出轨	第二十六章
208	在情人节分手	第二十七章
218	舞之道	第二十八章
225	飘零	第二十九章
233	尾 声	

目录



第一章

舞者

“手臂……延伸啊，脚背呢？”

“膝盖不要弯，肩放松，肩膀放松！听不明白？”

北京舞蹈学院排练楼七层，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正坐在镜子前面，指手画脚地对着一个约十六岁左右的少年呼喝着。

那少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眼睛却不时地往中年男子身后的镜子里瞟去，看着镜子中的形态，努力地使自己的动作更加接近中年男子的要求。那中年男子的声音虽然在大吼着，却听不出有丝毫的怒意，反而时不时嘴角微微上扬，表示着满意，只是他绝对不会夸奖这少年一句。

少年双手在身前划圆，突然同时踢起右旁腿，形成一个如同侧立起来的“土”字形。停顿两秒后，在上面那条腿和手慢慢往后划落，眼看就要倒在地上时，不知怎么一转身，蹲在地上，猛然立直身体，一个团身前空翻往前翻去，只听一声重重的落地，似乎连教室地面也震得微微发颤。少年蹲在地上，似有不稳，身体虽在微微晃动，却依然奋力一跃，随着音乐激昂的一声，猛地张开双臂向侧面跳去，成一个“大”字形，少年人在空中，双腿猛地一夹，原本靠着这一下发力，应该旋转三百六十度再落地，可那少年落地时，身体却没完全转过，加上又是前倾状态，落下来的时候，双手一下扶在地上。

中年男子一直在面无表情地看着，见那少年最后双手撑地，便叫了一声“停”，随手把音乐关掉。“腿要过了一百八十度，往后倒时，把肩膀打开。还有就是后面的前空翻，翻的那么低，那叫什么玩意？怎么接最后的‘旁移双飞燕斜空转’？落地时要控制啊，控制懂不懂？”



“懂……”那少年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小声道。

“懂，就是做不到是吧？”，中年男子越来越大声，“没体力你能做到什么？你看看这才几遍就这样？王知非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前，绕着三环跑一圈。就这体力还想参加比赛？”

那少年经过刚刚的剧烈运动，正大口急促地呼吸着，听见这最后一句话，“你开玩笑吧许老师？”

“谁跟你开玩笑，晚上下课后，你去找简老师再帮你练练前空翻。我就纳闷了，简老师教技巧也是舞院一绝，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个笨蛋。你那也叫前空翻？”许老师故意把“空”字加重了语气，“我看就快成‘前滚翻’了。”许老师收拾完音乐盘，换好鞋子走出教室回头看了一眼还坐在地上喘气的王知非：“赶紧走啊，食堂快没饭了。”

王知非道：“许老师，商量一下行不？那个前空翻放在那里实在是难度太大，能不能把这动作改掉？”

“废话，把技巧改掉了还能体现专业舞者的水平吗？没技巧的舞蹈还能算是专业舞蹈？”

“我不是那意思，哪怕换个地方也行啊，发力太别扭了。”

许老师气道：“少和我讨价还价，放别的地方一点难度都没了，还用你去比赛？再说了，你这就觉得太难是吧？这样，今天晚上王明维那个班有课，你去看看大学部的水平吧，看完你就知道自己和专业舞者还差多少了。”

王知非惊道：“王明维？就是那个王明维？”许老师点头：“还有哪个王明维？”王知非道：“许老师您也太看得起我了吧？王明维号称‘舞神’，您拿我和他比呀？”

“谁拿你和他比了，让你去长长见识而已。他们班最差的都比你强一万倍，你差得远呢。”

王知非小声嘀咕道：“我才不信。”许老师还是听见了，却不说什么，只是冷笑几声便先走出了教室。

到了食堂，大部分学生已经吃完了，看见许老师和王知非进来，都尊敬地叫声“许老师好。”然后，又冲着跟在身后的王知非挤眉弄眼，然后纷纷离开。王知非只是无力地苦笑着，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买饭的



窗口。

王知非买完饭，瞄见许老师已经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他却不过去，故意选了张离门口比较近的桌子坐下。许老师一抬头见王知非并没有和自己坐一起，便端着自已的饭盆走到王知非那张桌子坐下，把一小碗牛肉递了过去：“把这个也全吃了，你这体力要好好补补。”

王知非也不说话，把一碗牛肉全倒进自己的饭碗，猛吃了起来。

舞蹈学院是住校式的，学生大部分不是北京人，来自国内各个地方。每年春天，学院便会把老师派往全国各地招生，挑选一些适合练舞蹈的孩子。舞蹈这个行当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好的，对身体各个方面的要求极其严格，淘汰率也是惊人，其训练过程，更为辛苦。

王知非来的时候是十二岁，小学刚毕业，原本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市武术队的学生。武术队练功的地方刚好和舞蹈学院招生的地方都在市体育馆里，那边的老师招生完，经过武术队门口，有一个老师往里瞅了一眼，被正在练功的王知非吸引住了，发现这孩子身体运动极其灵活，弹跳力也好，非常适合跳舞。当武术队下课后，那老师便跟着王知非去了他家，知非父母一听可以去北京，自然开心不已，想也没想就送王知非来到了这号称“舞蹈家摇篮”的中国舞蹈界第一名校的大门。

刚来学校的王知非只觉得处处不适应。十二岁的孩子，从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身边，现在突然和一群同龄人吃住在一起，开始自己洗袜子、衣服，每天吃饭时算着钱够不够吃到周末，课程也多了，还有了专业课与文化课的差别。但王知非和班里的许多孩子一样，经过半年，便慢慢适应了。只是每天半天的文化课，半天的专业课，加上早上6点起床便开始的晨练，晚上8点以后又开始练晚功，这体力的消耗，实在是让他觉得痛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第一天上开始，王知非便听许老师反复说起这句话。许老师是王知非的专业主课老师，也就是他，从武术队发现了王知非，改变了王知非的命运。

一晃四年过去了，现在的王知非可不是刚进学校时的小孩。虽然每天的训练和学习还是很累，虽然每天许老师还是那么凶的对他吼叫着，



舞者

者
飘
零
WUZHEPIAOLING

但王知非对这些早已习惯了。经过这四年，也证明了当年许老师确实没有看走眼。王知非做出的舞蹈动作远比同班其他学生舒展、大气，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相当的聪明，有灵性。也许是学过武术的关系，许多舞蹈方面腾空的翻腾动作，往往只要看高年级的学生做过两遍，便能模仿下来，而且在空中的姿势、高度和落地往往比那些练了很久的高年级师哥做得还好。

王知非吃完，也不管许老师还在吃，便拿了饭碗走向水龙头去洗碗，许老师在后面高声喊道：“王知非，下午两点，在七楼，别迟到啊。对了，把刘洋也叫过来，他病了跳不了也得在旁边给我看着。”

王知非用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哦”了一声，随使用水冲了几下碗，便回宿舍了。

宿舍里的同学都躺在床上，有的看书，有的听音乐，王知非走到自己床边，刚躺下，睡在上铺的哥们便探头下来：“怎么样？累吗？”

“你倒是爽了，装病在屋睡觉，今天就练我，累得我要死了。明天该我病了啊。”

刘洋“嘿嘿”笑了两声：“好，好，明天该你休息了，不过我怕许老师到宿舍来找你，发现你装病就惨了。”

“装病？我都快死了，我现在这状态还用装吗？哦，对了，哈哈，刘洋，许老师说下午让你去旁边看着。”

刘洋惊讶：“不是吧？你没告诉他我快病死了？”

“说了，哈哈，他说，你死也要死在排练厅里。”

将要和王知非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刚刚对话的刘洋，他是王知非的好哥们，也是这个班的班长。他们俩要参加的比赛，是全国舞校精英的比赛，全国只要有舞蹈专业的学校几乎都会参加。这次比赛学校挑选了他们两个男生，代表的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目前的最高水准。学校自然是非常的重视，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起来，而他们俩，每天除了必要的课程外，还有单练的课。

下午，正在午睡的王知非被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吵醒，王知非在床上半眯着眼透过宿舍门上的玻璃一看，敲门的正是许老师。他偷偷看了一



眼表，才一点四十，还没到上课时间，心想：你敲吧，反正门从里面反锁了，你也进不来，便把眼一闭，装没听见。其实宿舍里大部分同学都已经醒了，王知非同样的心思，只想在床上多赖一会，每天上课实在是太累了。

突闻“当”一声，紧接着是玻璃纷纷落地的声音。王知非一惊，不自觉地坐起。原来许老师也知道自己这群学生的心思，气得一拳把门上的玻璃打碎，伸手摸到里面的锁，自己把门打开。许老师指着楞坐在床上的王知非道：“我敲这么长时间门，你还装睡？”王知非立刻做冤屈状：“我真的没听见啊。”那表情绝对比窦娥还冤。许老师又好气又好笑道：“还不快给我起来？”其他同学一见许老师进来了，也都不敢装睡，立刻爬了起来，悄悄地穿好衣服往教室走去。王知非和刘洋磨磨蹭蹭走到教室边，许老师已经等得不耐烦起来：“赶紧的，其他同学都活动好了，就你俩磨蹭。”

王知非边走边小声说：“明明都还不到两点。”刘洋也附和着：“就是就是，上课要早上，下课又拖堂。”只是他们俩声音虽然小，但是还是被许老师听见了，一伸手亮出手表：“看看，没到两点吗？都快两点十分了。”

王知非一看，果然许老师的表显示着两点零八分。于是赶忙进屋换了鞋，又拿出自己的表看了一眼，怎么是一点五十八分呢？看看坐在旁边的刘洋，也举着手，小声跟对着口型：“他表快了。”算了，他表快了也许一会儿能提前下课呢，王知非心里想着，开始上课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加时训练，王知非的体力明显比其他同学好很多。一堂课下来，虽然也累得呼哧带喘，但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走路都摇晃。

下课铃已经响了起来，他悄悄走到刘洋身边：“哎，下课了，你提醒他一下。”

刘洋本来是装病，被许老师叫到教室后，就一直装着萎靡不振的样子，其他同学看了都暗暗好笑，可是谁也不说。装病逃课对于任何一个学生大概都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没准哪天自己就想试试这感觉。自然是谁也不会对老师打小报告的。学习舞蹈，体力消耗不是一般的大，偶尔偷懒休息一下，也是正常的，老师也经常睁只眼闭只眼。



刚准备坐下时，发现坐在自己身后的女孩似乎情绪不高，阴着脸趴在桌子上。

后面的女孩叫冯倩，王知非从刚进校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她了，这种朦胧的感觉总让他有种莫名的冲动，每当他想起这个女孩时，心里那种感觉也说不出是甜是酸。王知非认为，当然冯倩也是喜欢自己的，就这样偷偷摸摸的感觉挺好，不让老师知道，也不让同学知道。隐隐地，他就把这个当成他和冯倩两人之间的秘密了。只是他从没想过，冯倩根本不知道王知非喜欢她。

王知非坐下，拿本书装模做样地立在桌子上，转身问冯倩：“怎么了？”

冯倩动也没动，茫然地看着前面：“好累啊。”

“哦，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心事呢，我也累啊。”

冯倩是将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唯一一个女孩，所以现在也接受着差不多的加强训练。

冯倩依然一脸茫然：“我是有心事啊，唉。”说着，竟然还幽幽叹了口气。那神情，立刻又让王知非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

王知非压低声音问“告诉我，什么心事？”

“唉，我好想睡觉啊。”

王知非一听就乐了“这算什么心事，想睡就趴在桌子上睡呗。”

冯倩眼睛一亮，接着又没精打采：“那怎么行，现在上课呢。”

“没事，我挡着你，老师看不见的。”说着，王知非努力把身体正了正。

“唉，算了，我趴一会儿吧。别说话了，老师往我们这边看呢。”

王知非转过身来坐正了，没坚持一会儿，自己便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当他被叫醒时，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原来已经开始第二节课了，刘洋喊“起立”时全班都站起来了，就王知非一人还在睡，还流着口水，老师也看到了他的睡相，便没有说“同学好”，于是全班人都站着，观看他边睡边流口水的样子。冯倩赶忙把他拍醒，王知非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老师刚说“同学好”，刘洋还没喊坐下，王知非又倒在桌子上继续睡了起来。

第二章

长见识

吃完晚饭，从七点到八点半还有最后一节晚自习课。这是一天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候了。一群少男少女，在没有人管的教室里，怎么可能真的心无旁骛的上自习？那一幕幕青涩的青春舞曲，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不过今天晚上王知非和刘洋并没有去文化教室自习。想着一会儿便能见到那个传说中的人物，两人都感到很兴奋，也隐隐有些不服气：“舞神”又怎么了，大学部又怎么了，今天倒要见识一下你到底比我好多少。

北京舞蹈学院大学部，集中了全国各个舞蹈学校毕业生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其中大多数都参加过全国学校的舞蹈比赛，而且还获得过很好的名次。就说今天这个班吧，在王知非之前的几届毕业生中，被附中的老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几个得意弟子都在这个班，而且，这个班里还有一位舞蹈界的传奇人物——王明维。说起这个人，舞蹈界的人都不会陌生，他是三年前参加全国学校舞蹈比赛的第一名获得者。全国学校舞蹈比赛三年一届，至今已经举办过五届，每届都会有第一名产生，但为什么却说王明维是传奇人物？据说王明维曾三次想考入舞蹈学院附中，但是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三次都没能如愿，不得已，只好去了外地一家舞蹈学校。六年后，当王明维以绝对优势夺得全国学校舞蹈比赛第一名时，确实让老师们大跌眼镜。之后，王明维一鼓作气，又得到全国舞蹈比赛的冠军。全国舞蹈比赛和全国学校舞蹈比赛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相差不止一个档次，参加的人不光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还有全国活



跃在舞台和舞界的那些真正的演员。经常会有一些在舞界相当知名的舞蹈家参加。那是真正的比赛。水平低一些的，都不好意思去。

王明维得到全国舞蹈比赛冠军后，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表演，这一下，全国皆知，声名直追杨丽萍等舞蹈艺术家。他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中目前最年轻的会员，青年舞蹈家。他还没毕业呢，还在学校上着大学四年级。虽然同校，但王知非却从没机会见过王明维的舞技，一是因为王明维名声大了以后实在很忙，多数时间都不在学校；二是大家上课时间也都差不多。所以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也难怪王知非和刘洋两人兴奋。

到点了，王知非和刘洋两人便一起去教室，从窗户往里看去，里面却只有三个人在练习。王知非：“好像他没在。”

刘洋道：“嗯，等一会儿吧，我好想看看王明维那个传说中的独门绝技是什么样的。”

王知非道：“什么独门绝技？”

刘洋很惊讶：“哎？你不知道吗？‘天舞绝代，王氏一跃’，你连这个都没听过？”

“那是什么？”

刘洋瞪着王知非好一会儿，笑道：“哎，你真是我们舞蹈学院的学生吗？我告诉你，王明维之所以被称为‘舞神’——舞界之星，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王氏’指王明维，他独创的动作自然也应该由他的名字或者姓氏来称呼。”

“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技法，而且还被冠名？”

“对，听说是当今舞界最难的技巧，我真的好想见识一下。”

“王氏一跃……”王知非道，“他今天会来吧？”

“大概是吧，要不要等等再进去？”

“那就等会吧，先在窗户这看会儿。”

教室里面，有两个人在进行双人舞的练习。双人舞一般都是一男一女，现在却是两个男子的双人舞，这在各类舞蹈中并不多见。所练习的节目也没看过，其中高个的男子动作十分威猛刚硬，一招一式清晰可辨，动作不是很快，可是每个动作的力度、质感，都好像要透出身体爆



发出来一样。而另一个个子稍微矮一些的男子，动作却格外的舒展流畅，每个动作与动作之间没有明显的停顿，身体似乎一直在移动，而且范围相当大，看似全身每个部位都在发力带动身体，却又分辨不出究竟是哪儿。

王知非看了一会儿说：“这控制力……好厉害。”

刘洋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好一会儿才说：“高手。”

矮个男子身体软若无骨，盘在高个男子身上，高个男子全身“大”字形，随着音乐一步步向前踏出，每一步都刚猛有力，扭动身体似乎想甩掉矮个的感觉，矮个男子从高个男子身上翻滚而下，高个男子明明是直立前进中，而矮个男子却好像顺着斜坡翻滚而下，不急不慢，节奏平缓，足见对身体的控制力相当成熟。

那高个男子也突然蹲下，两人一斜前，一斜后，同时跃起在空中成“大”字型的同时，身体向侧飞出，人在空中双腿一夹，旋转了三百六十度，两人一左一右，落地时，刚好都回在中间。高在前，矮在后，高个又站起，叉开双腿，矮个落地后，双手并不着地，双腿一蹬，从高个男子胯下扑出，同时高举双手，高个男子双手接住矮个男子双手，往上一提，矮个男子手一搭上，立刻缩卷身体，一个团身前空翻站起，那前空翻既高且飘，虽说有那高个男子的借力，可是能达到比人还高的高度，就不是寻常舞者能做到的了。

当王知非看到前面时，忍不住脱口叫道：“‘旁移双飞燕斜空转’”，那两人开始做的，正是今天早上王知非练了一节课的“旁移双飞燕斜空转”。想着自己练得如此辛苦也没完成，这两人却完成得异常轻松，好像根本这就不是个多值得费力的动作一般，而两人后面接着的空翻，更是既流畅又漂亮。王知非和刘洋看了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里面两人的舞蹈还在继续，王知非呆呆地看着，脑子里却只有刚才那两人如此轻松完成“旁移双飞燕斜空转”的画面。

刘洋：“这就是大学的水平吗？”

王知非：“太可怕了，王明维还没有来……”

刘洋问：“王明维会比他们两个好吗？”

“不知道，可能吧……”

许老师的声音却突然在身后响起：“什么可能，王明维当然要比他们俩好得多。他们两个这水平，在他们班里也就属于中等偏下。”

王知非和刘洋惊讶地转头同时问：“真的吗？”

许老师感觉好像把这两个不听话的学生震住了，得意地笑了笑：“当然了，看那个男孩，他就比他们两个要好得多，虽然比王明维稍微差点，那也只不过是名气上的差别而已。”

教室里的一角，坐着另外一个男孩，相貌清秀，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独自坐在地上，闭着眼，听着耳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体却时不时地微微颤动，让人很想知道他在听什么。

许老师明显话里有话，什么叫名气上的差别？只是名气上有差别吗？那水平呢？王知非还想问，许老师一扬手：“进去看看吧，在这儿看着挺累的。”

许老师和王知非、刘洋三人推开教室门走了进去，那高个与矮个男子已经练完，刚把音乐关掉，两人满头大汗，正在讨论双人配合方面的问题。见许老师进去，恭敬地叫道：“许老师好。”

许老师微笑着冲他们点了点头，他很少微笑，一般都是一副拉长了脸的表情。同学也在私下里讨论过，许老师的脸比较长是不是因为常年总这么拉着的缘故。许老师只有在特别开心时，才会偶尔微笑一下。“嗯，你们班的人呢？怎么就你们三个？”许老师道。

“哦，他们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快毕业了，都忙着找工作，找女朋友呢。”高个男子轻松地回答。

许老师点了点头：“哦……王明维呢？”

“参加香港那边一个排练去了。”

许老师对王知非和刘洋说：“你们两个也去换鞋，今天刚好你们师哥在这儿，给你们指导指导。”

王知非和刘洋坐在一边换鞋，矮个男子和高个男子在和许老师随意地聊着，突然坐在边上，闭着眼听音乐的男子站了起来。不知怎么地就转到了教室中间，领子口夹着小型 MP3，自己陶醉在别人都听不见的音乐中。

这男子的舞步特别地快，虽然听不见音乐，但看这种速度的行进，

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曲子。他的身体扭曲得异常地诡异，根本不是王知非他们所学的常规动律，王知非和刘洋虽然学舞的时间还短，也没什么舞台经验，但是对于舞蹈之人的功底好坏还是一眼能分辨得出来，可是，眼前这人现在的舞步，却是他俩没法判断的。而许老师和高矮男子的眼中，却露出了欣赏之色。

男子在急速的旁移运动中，突然单脚立住，右腿磬起，左脚脚跟离地，以脚掌为重心，唰唰唰转了七个圈，这个动作，王知非和刘洋还是能看懂的，刘洋小声说：“不是吧？半脚掌上转七圈……他是怎么练的……”王知非也是说不出话来，这转圈是所有舞蹈技巧中，最吃功夫的，首先直立重心要稳，然后，在静止的直立重心稳定的情况下，身体要在高速旋转中，不能偏离这个重心，使人整个像陀螺一般地转起来。刘洋和王知非学了四年舞蹈，也只能转三圈而已，而且有时候重心不稳，脚跟总是着地。就算三圈转完，也是立刻双脚着地，不然非摔不可，而且这转，越是往后就越难。记得刚开始教到这个动作，大部分同学就都能转一圈多，半年后，王知非能转二圈多，而刘洋已经能转三圈，可是之后的两年中，王知非却只能转到三圈，刘洋偶尔能转到四圈。而眼前这人，居然转了七圈，而且全部是在脚掌上，更夸张的是，这男子转完后居然单脚半脚掌的重心并不落下，不仅没有落下，在这急速地旋转中，更是突然急停，把盘起的腿伸了出去，很轻松地就静止在一百八十度的位置。这个难度和水平，让王知非和刘洋吃惊得差点摔倒，这男子的水平若与自己相比，那简直是大学生和幼儿园的差别。

那男子一停下，高矮个和许老师，立刻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而王知非和刘洋两人则张大了嘴巴半天愣在那里。那男子似乎这才看见他们，连忙停下了动作，摘掉耳机，对许老师道：“许老师，您好。”

他说话非常恭敬，但是语气却异常冷淡，毫无半点感情，犹如一个机器人在说话，甚至连语调都不太明显。

许老师笑咪咪说：“阮青，这是你的新节目吗？赶快让我看看。”

阮青淡淡道：“其实还没成节目，只是顺了几套动作出来。”

许老师笑：“听说你现在的舞风已经自成一派了，我还没见过，开始吧。”